



我们的四十年

下

Forty years we walked

庸人 著

海外篇

我们的四十年^下

庸人^著

目录 contents

第三部 在人间

一 曾经的笑柄	001
二 肖红军回归	006
三 南方之南	013
四 海南之行	018
五 凯旋	022
六 艰辛旅程	026
七 偷袭情敌	032
八 逃亡	039
九 彩电变驴	049
十 豆浆由来	056
十一 女贼西城	061
十二 邂逅	065
十三 回到北京	073
十四 西城的故事	078
十五 自杀	085
十六 住院	092
十七 高级病房	097
十八 电视锅	102
十九 飞来横祸	108
二十 空降兵	113
二十一 生命在于折腾	121
二十二 广告公司	125

二十三 私奔	132
二十四 活学活用	139
二十五 语不惊人死不休	143
二十六 策划	147
二十七 庆典	151
二十八 策划专题片	155
二十九 阿胶生意	163
三十 初涉影视	167
三十一 冯青死了	172
三十二 善后	177
三十三 编剧	182
三十四 最后的出路	185
三十五 液晶电视	192
三十六 公司破产	198

第四部 信号弹

一 网络	206
二 肖役的先驱之路	209
三 肖红军的儿子	214
四 暧昧	220
五 归途	225
六 我就相信自己	231
七 日久生情	236
八 后半夜的医院	240
九 南半球的消息	246
十 我们的时代	253

第三部 在人间

一 曾经的笑柄

十几年后，闯荡天下的肖战回到京城。除了一身憔悴和一辆到处乱响的破车之外，就剩下一个体面的工作了。他刚到家，交管局的通知就来了，让他去交罚款。肖战大怒，自己刚刚回到北京，这几日连大门都没出过，哪里来的违章？肖战怒冲冲地赶到执法站，质问人民警察为什么要和人民群众过不去。

警察委屈地说：“您就是违章了，你开车抽烟，车轮轧黄线，还不系安全带。”肖战的恼怒更甚了：“你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行啦？你得拿出证据来。”警察将面前的电脑荧屏掉转了个方向，对着肖战的脸：“我让你自己看看。”

肖战猛然看到自己的形象，出现在荧屏中的一个小方块里，那是个进入北京的收费站。自己正等着收费呢，嘴里叼着烟，一脸茫然的样子。马上图像就变换了，那辆破车正在三环辅路上溜达呢，车轮从一条黄线上肆无忌惮地冲了过去。再之后又是个亮着红灯的路口，他肖战正在车里伸懒腰呢，明显是没有系安全带。

肖战一脑门子冷汗，他战战兢兢地说：“北京这么发达了？东南亚也没这镜头啊！”警察扬眉吐气地说：“咱北京到处都是摄像头，

谁干了坏事也跑不了。”

肖战晃着脑袋说：“服了，服了，只要澡堂子里没装摄像头就行。”警察冷冷地看了他一眼：“那叫洗浴中心。我听说正准备在洗浴的包间里安装摄像头呢，你要是去那种地方，最好小心点儿。”

肖战咽了口唾沫，交齐了几百块的罚款，走了。

当天晚上肖战与朋友喝多了，朋友不得不开车送他回家。路过一个路口时肖战说：“停下，我下去看看。”肖战歪歪斜斜地跑下来，然后站在红绿灯下面，使劲仰着脖子向上看。朋友顺着他的视线望去，不禁也给吓了一跳。红绿灯上方的铁架子上，密密麻麻地横躺竖卧着十几个姿态各异的摄像头。肖战忽然发起疯来，他冲到路边，低着头满地寻找。朋友冲了下来，问他找什么。

肖战说：“找砖头。”朋友说：“大街面上哪找砖头去？”肖战说：“瓦块也成，我把那些眼睛全砸喽，我看它们不顺眼。”朋友担心他会因此坐了牢，求爷爷告奶奶地央告，好歹把他劝到车上去了。

肖战在外面积累了电器销售的经验，又有外语基础，这小子正在为自己运作长绿电子企业国际部总监的职位呢。这个部门在北京，肖战不愿意四处闯荡，太累。

高级职位的谈判，往往是心理战，几轮下来肖战疲惫得不行了。

那天谈判归来，刚进院就听得冯家大婶恶狠狠地骂人呢：“你个小兔崽子，少跟我玩儿这套。我就是不懂，不懂我也照样吃饭，怎么啦？”肖战往院里一探头，只见老妈怒气冲冲地站在院子中央，冯都则望着天空，一脸苦笑。

看清楚冯家内战的烽火烧起来了，肖战立刻就兴奋了，上前拉住老妈笑道：“大婶啊，不是，妈，冯都又气您啦？”

老妈看在外孙子的面上，没把肖战当外人，恼怒地说：“肖战，你说说他算人吗？他要气死我。”肖战幸灾乐祸地望着冯都道：“这人从小就不怎么样。他怎么气您了？”

冯都知道肖战是唯恐天下不乱的，立刻道：“你们聊着，我走啦。”老妈指着冯都的背影说：“他今天开工资了，当着我的面瞎显摆，硬说他一月工资能买好几台彩电，还说他是天生的英明。你说说他算什么东西？”

肖战知道，十几年前冯都和冯胜利夫妇吵架，大言不惭地说：以后一月工资就能买三台电视。当时这话一度成了胡同里的笑柄，大家都说冯都是吃糊涂了。现在看来历史走向居然被他言中了，而这小子居然还记着当年的事呢。

他狠狠地说：“妈，冯都就是成心气您，他是恨您不死。”老妈虽然脑子不大清楚，但依然能分得出香臭来，肖战是在挑拨他们家关系，警觉道：“肖战，冯青的事你自己看着办，你选的那块墓地不行，离市区太远了。”说完，老太太气呼呼地走了。

肖战牙根有点痒痒，不得不用舌头使劲顶了顶。

命运这东西就是一条三节棍，一旦舞动起来，谁也不知道它会把哪位的脑袋打得头破血流了。冯都认为，自己纯粹是命运多舛，与海霞的分手没有对他造成什么打击，但一个重点高中的学生给抓进派出所了，这事是谁也无法忽视的。因为涉嫌偷窃录像机，冯都和黑子一起被抓进去了。虽然最后拘留所把他们放出来了，但学校却再也没有胆量收留他了。

录像机刚丢的时候，徐音认为是黑子偷的。黑子在警察面前没有保持住英雄本色，便推脱说是冯都让自己偷的。于是警察又把冯都请了去，冯都一不留神竟把美女与野兽的事说出来了。警察如获至宝，立刻把治安管理处罚条例钉在冯都脑门上。

一天之后，冯都竟然被送到拘留所里去了。可笑的是，他在拘留所里碰上肖战和黑子了，黑子惭愧透顶，无地自容。而肖战则是一见面就啐了他一口痰。再之后，肖战便和冯都打起来了，冯都莫名其妙地被他打了个乌眼青。

原来警察得知有带子，立刻赶往大杂院，二话没说就把录像带搜出来了，肖战自然也没跑了，和录像带一起被装进了囚车。

冯都、肖战、黑子全是十五天的拘留。最不能接受这个现实的是肖战，他认为冯都把自己当成了垫背的，十五天的拘留他整整骂了冯都半个月。到后来，冯都都懒得解释了，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拘留到第五天的时候，拘留所的警察把他们这么大的年轻犯人挑出来，让他们在院子里排队站好。黑子偷偷向几个拘留所的老客户询问原由。

老客户不耐烦地说：“又让咱们看电视，真烦。”黑子吃惊，这地方还能白看电视？警察们赶羊似的把这群不良少年轰进一间大教室。房子前面摆着一台大电视，其余的地方都是小板凳。

警察指挥着大家依次坐下，然后威严地说：“你们这群孩子就放着好日子不过，吃饱了你们就知道瞎折腾，最根本的原因你们就是缺了德了，应该给你们补补德行课。”说着他一把扭开了电视，然后将一盘录像带塞进电视机顶端的录像机里。

荧屏晃动了几下，一个半秃的老头子便从录像机里钻出来了。他慢条斯理地向大家做自我介绍，声称是某大学德行系的教授。

教室里立刻传来一阵哄笑声。警察大叫道：“不许笑，谁敢笑我就再关你们七天。”

教授接着说道：“同学们，生活就是一场磨难，虽然你们在磨难中犯了错误，但生活对于你们来说才刚刚开始！没什么，在哪里倒下的，就在哪里站起来，社会也不会因此嫌弃你们的……”

冯都不由得叹了口气，自己到底是在哪里倒下的？未来的事冯都不敢设想，也不愿意设想。昨天肖从也来了，虽然苦口婆心地数落了肖战一顿，但终归是表达了关心。可到今天为止，冯家人却一直没露面。冯都是越想越心虚，手脚都凉了。

这时电视里的教授说：“现在让我的助手，硕士生徐音从医学角

度给大家谈一谈，大家一定要注意听，这种事关系到你们每一个人的健康！”

冯都心下一凉，徐音？不会是那个女流氓吧？此时电视上出现了穿着西服套裙的年轻女子，她戴着黑边眼镜，文质彬彬，冷艳脱俗。

他死死瞪着眼睛，那个女人明明就是勾引自己的小花，勾引大爷的徐音，怎么变样了呢？

此时黑子在身后拉了他一把，小声道：“冯都，你看出来没有？那个女的就是你干大妈。”说着黑子哈哈笑了起来。

冯都怒不可遏，低声喝道：“你给我一边去。”

黑子笑得前仰后合了，他哈哈笑着说：“你干大妈在电视里教育你呢，你好好听。”冯都腾地站了起来。

警察大叫道：“你坐下，有尿给我憋着。”

冯都脑子里全是空白，他抓起一只小板凳，呼啸着就砸了过去。砰的一声，电视猛然冒出阵白烟，然后便响起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

众人起着哄嗷嗷地叫起来：“电视炸啦！”“地震啦！”拘留犯们一哄而出，连警察都给撞了出去。

冯都嘿嘿冷笑了几声，如果谎言如电视一般的脆弱，那该是一件多么开心的事啊！

冯都把电视砸了，也把冯胜利数天来的努力砸成了泡影。原来冯家人得知冯都进去了，闪现的第一个念头也是求学的问题。于是冯胜利如生出了三头六臂，到处找门路，生怕冯都被学校开除。好不容易有些眉目，此时意外消息再次袭来，冯都把拘留所的电视给砸了。拘留所也毫不客气地又给他加了十五天，而且通知冯家，抱着新电视来换人。

冯胜利听到这个消息时正吃饭呢，当时就被噎住了，噎得直翻白眼，三碗凉水都没止住。从此冯胜利落了个打嗝的毛病，只要一吃饭，保证先要打十分钟的嗝。这下好了，肖从气喘，冯胜利打嗝！都是让孩

子气的，太杂院的这两位男主人打成了平手。

虽然学校的事吹灯了，但自家的孩子总不能不管不顾。老妈和冯胜利吵闹了十来天，最终冯胜利只得抱着自家的大彩电把冯都给换了回来。

二 肖红军回归

在拘留所里待了一个月，冯都嘴唇上的绒毛变成了又黑又硬的胡子。释放时，冯都看见两个警察正搬着一台电视机往里走呢，让他奇怪的是那台电视机有些眼熟。冯都没来得及多想，就被警察一把推了出去。此时迎面出现了一双暴怒的手掌，噼啪几巴掌，冯都被打出了一溜跟头。他从巴掌的力道中就能判断出来，冯胜利。

冯都弯曲着前臂，挡在脸前。冯胜利一掌正好打在儿子胳膊上，冯胜利哎哟了一声，疼得一个劲地甩手。他换了胳膊接着往下砸，冯都则摆动起小臂一下一下地往上挡。拘留所门口出现了一幅罕见的滑稽场面，年老的父亲不屈不挠地要把儿子打倒在地，儿子不敢还手，但站定马步，倔强不屈地抵抗着。二人僵持许久，到最后完全变成了简单的机械运动，冯胜利一心想把儿子的气焰压下去。

冯胜利打了百十下，汗珠子噼里啪啦地落了一地，两条胳膊都肿了。到后来冯胜利实在撑不下去了，他盼着儿子把胳膊放下去，让他打两下就完了。但这小兔崽子天生是个拧种，怎么就不知道服个软呢？

冯胜利没力气再打了，喃喃地骂道：“小王八蛋，你反了你，你都反了。”

警察叹息一声，指着冯都道：“你这个孩子！真拧！是你自己不学好，关你是为了爱护你。你还把电视给砸了，电视惹你啦？你们家

也不是官倒，买一台电视就那么容易？”

冯都歪着眼说：“以后，我一月工资就买三台。”

此时老妈从马路对面走过来。实际上他们夫妇俩商量好了，先让冯胜利教训教训冯都。当妈的担心自己看不下去，所以就躲到马路对面了。老妈见武力不能解决问题，正要过来说冯都几句呢，没想到冯都蹦出这么句不着调的话。老妈怒道：“一个月就买三台电视，你以为你妈是傻子吗？你大爷好不容易给咱们置了一件产业，归人家啦！”

冯都看了母亲一眼，目光中全是轻蔑。

冯都让学校给开除了。肖战进的是电子职业技校，出了拘留所也没心思去了。后来肖战干脆在家里自学电大的电子专业。再后来他发现很多电子杂志是英文的，于是又向肖妈讨教了些英文。

肖从认为儿子的未来有问题，非常着急。他连续和儿子谈了几夜，希望他能回学校。肖战拉着父亲的衣角说：“干脆您退休吧，把我安排到出版社的印刷厂，我去搞机械。”肖从痛苦地说：“我才五十岁，退什么休？”肖战说：“你退休了，我就能接班了，出不了五年我就能当上印刷厂厂长了。”

肖从叹了口气，担心儿子终究会学了坏，于是积极筹划退休的事。出版社的领导也不是傻瓜，高级编辑要退休，为的是把你儿子弄来接班，这怎么可能同意？！肖从是干瞪眼没办法。偏巧，肖红军回了北京，他这一来大杂院里终于恢复了些生气。

肖红军一走就是十年，如今羊皮袄换成西装了。肖红军的这次归来远没有头一次壮观，他是悄悄溜进大杂院的。

如今冯都成了无业游民，他不愿意住在正屋里看父母的脸色。所以干脆就躲进肖红军住过的厢房去了，冯都的日常工作就是看书。冯都毅力惊人，一口气读了五十多本小说。除了上厕所，他几乎就没有出过房间。

虽然肖红军的形象变化不小，但冯都还是一眼就认出来了。他大

叫了一声：“肖二叔！”然后冲上去就是一拳。肖红军被打了个趔趄，哈哈笑道：“你小子长力气了你，比我都高了。”说着二人又是一顿热烈的捶打。

现在是上班时间，院子里非常清静。二人闹腾了一会儿，肖红军忽然左右看了几眼：“小都子，听说你考上重点高中了，该高考了，怎么在家？”

冯都狠狠地说：“我不想上大学，进了大学没准就真成流氓了。”肖红军叫道：“胡说，进大学的倒成流氓啦？”

冯都将自己被开除的经过详细地说了一遍，说到真切处，又是骂人又是叹息。

肖红军听到最后哈哈大笑：“你这家子人真成！你那大爷保证是占了人家便宜，给她弄一台录像机做补偿。结果让你小子给弄回来了，人家能不急眼吗？”冯都怒道：“她凭什么在电视里教育我们呀？她是个女流氓！”肖红军笑着说：“谁知道她有什么门道。”

肖红军倒不认为被学校开除是什么大事，小声地问他：“那你在家琢磨什么呢？”冯都说：“我想去海南，可我又不知道干什么。”肖红军的眼珠子连转了三十多圈：“你去海南？为什么？”

冯都说：“我大爷说了，这两年里在海南最容易挣钱。我们家没钱，我现在就想挣钱，可我又不知道干什么好。”肖红军在他后脑勺上拍了一巴掌：“你这小子，脑子好使，鬼点子多。你要是真想去，二叔就带你去。”

肖红军的确不是说着玩儿的，他这次回北京仅仅是过客的身份。当初肖红军回了内蒙古就后悔了，早年的知青兵团彻底解散了，所有的知青都跑回城里去了。肖红军在内蒙古混了很多年，人头熟，便缠着当地的领导，硬是把知青们留下的几百亩牧场给承包了。前几年他结婚了，夫妇俩埋头苦干，倒也挣了几个钱，如今在当地也算是小有名气的主了。

人就是这样，没钱的时候也没那么多心思，一旦有了钱就开始整事了。上半年肖红军认识了一个南方朋友。南方朋友说他们家乡卖的彩电才一千二一台，只要运到北方转手就是三千块。其实肖红军早就听说过倒卖彩电的事，一来自己的本钱不大，二来弄回来也不知道卖给谁。所以便把南方朋友的话当成了小道消息，笑一笑也就过去了。后来想一想，这生意也不是不能做。

就这样，肖红军揣着家里仅有的四万块钱，风尘仆仆地回到了北京。此后肖家自然是一番忙碌，肖从非常高兴，和兄弟连喝好几顿大酒。而肖战、肖役对这个野人似的叔叔依然毫无兴趣。肖战甚至偷偷告诉弟弟说：要提防这个二叔，他回来可能是憋着分家产呢。

在肖红军心目中，自己这四万块已经是个天文数字了，但琢磨起倒彩电的事依然有点儿不踏实。即使南方的彩电真是一千二一台的，也仅仅够买三十台的，数量不够价钱能降得下来吗？于是他和哥哥商量，希望肖从能借他两万块钱。肖从一听这话就犯难了，他的工资还不到三百块呢。如今肖役和肖唯一都是需要钱的时候，肖战又在家里吃闲饭呢，哪儿来的钱呀？即使手里有个万八千的，也不敢随便动啊。

肖红军琢磨着，干脆找一找当年在内蒙古插队的弟兄吧。大家都是一个炕上滚出来的，肯定能帮自己想想办法。其后他在市内转悠了几几天便灰心了，弟兄们的日子大多过得紧巴巴的，一听说借钱基本上都尿裤子了。

据说有个家伙已经发大财了，不过人家在中国挣了钱，扭脸就跑到美国养老去了。几天下来，肖红军颇有点走投无路的感觉，难道眼皮底下的鸭子就是抓不住吗？

那天晚上，他一个人躲在西厢房里发愁。冯都悄悄钻了进来，鬼鬼祟祟地说：“二叔，我听说你想买好几十台彩电？”肖红军愣愣地问：“你听谁说的？”冯都说：“我听肖役说的。”肖红军哼了一声，这个二侄子是个电视迷，听到电视这两个字特敏感。

冯都认真地说：“二叔，你要是去南方买电视，就带着我一起去吧，我也想赚点钱。”

肖红军喜欢冯都，但自己的本钱都成问题，大老远地带着他，又是一笔开销。肖红军苦笑着说：“嘿嘿，你没有本钱，拿什么赚钱？要我说，你赶紧找个工作，进单位吧。”冯都冷着脸说：“我出两万，赚了钱，咱们分；赔了，我也不向你要。”肖红军腾地坐了起来：“你敢偷你爸爸的钱，我先揍你一顿。”冯都挺着胸脯说：“不是我爸爸的，我爸爸没钱。钱是我大爷的。”

原来冯都心思缜密，一个多星期前就听说肖红军正在筹钱倒电视呢。如今冯都也正为自己谋划今后的出路呢，他认为做买卖挣大钱是最靠谱的。于是冯都给台湾的大爷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大概意思是因为你给女流氓买了录像机，我被学校开除了。思前想后，觉得去海南做买卖是一条出路，但手里没有本钱，希望大爷支援两万块。一个星期后，大爷果然汇来了两万块，并再三叮嘱他，出门在外一定要小心。

肖红军听完了冯都的叙述，惊得两颗虎牙都缩回去了。这孩子简直就是诸葛亮转世，他怎么知道自己正缺钱呢？想着想着，肖红军居然把这话问了出来，冯都嘻嘻哈哈地说：“前几天五大爷也想开买卖，找我爸爸借钱来了，我爸爸说：借命可以，借钱不行。命借出去了也没人敢拿走，钱借出去了，就再也拿不回来了。”肖红军咧着嘴说：“你爸爸是当着五大爷的面说的？”冯都说：“五大爷出了门，他说的。”

肖红军明白了，不是朋友们没钱，是不愿意往外借啊。

当天晚上肖红军特地来到冯家，向冯胜利汇报了自己的计划。他说：自己要去南方做生意，想把冯都带在身边，锻炼锻炼，见见世面，一个来月就能回来了。肖红军没提那两万块的事，是冯都不让他提的，他唯恐父亲把自己的本钱要过去。

最近冯胜利看见冯都就一脑门子的气，既然肖红军愿意带着他走，

暂时离开北京也好，反正这小子也没什么出息了。倒是老妈有点担心，她拉着肖红军追问南方是不是遍地都是土匪，南方人是不是都特精明，骗人是不是一骗一个准。肖红军笑着说：“哪儿有的事，咱家小都子比谁不精明啊！”

老妈沉着脸说：“昨天电视里还演了个专题片呢，六集的，叫什么来着？老头子，那片子叫什么来着，写土匪的。”

冯胜利拍着脑门想了想：“好像叫《车匪路霸纪实》。”

“对，昨天演的第一集，我看得真真的。一帮子人大白天的就敢在公路上明抢啊！”说着，老妈推了冯胜利一把，“老头子，你说两句呀。”

冯胜利的两只手在肖红军眼前比划成一个圆筒：“红军，你是没看见，这么粗的木头直接横在马路中间，给钱不给钱？不给钱，连人带车全给你扔山沟子里，全得喂了狼。还有要棺材钱的，都新鲜了……”忽然他点着冯都的鼻子道：“你折腾吧！你要是上了大学你就能坐办公室了，还犯得着受这个罪吗？”

冯都不愿意理睬父亲，肖红军心里倒有点打鼓了，他听说过车匪路霸的事，但从来没有碰上过，更没有料想到这帮家伙是如此的猖獗。他加着几个小心说：“路上真有那么邪乎吗？”

冯胜利看了看座钟：“你等着，八点就演第二集了，我正憋着看呢。”

肖红军拉着冯都坐了下来，他的确希望了解了解现在南方的形势。冯都特别紧张，他清楚，老妈不舍得自己跑出去，想用电视恐吓自己留下来。电视台早不演晚不演瞎凑热闹演什么车匪路霸？万一要是老妈铁了心不让自己去，挺好的计划就全泡汤了。

不一会儿时钟就指到八点了。冯胜利找到昨天的频道，还是广告。他们等了一会儿的确开始播专题片，四个猩红的大字一出来，冯都就乐了。什么车匪路霸调查？专题片的题目是《大获全胜》，副标题是《献给奋战在打击刑事犯罪前线的战士》。

冯胜利“啊”地叫了一声：“不对，应该是《车匪路霸纪实》的第二集，怎么改啦？”冯都冷笑一声：“您肯定记错了，哪来的车匪路霸？”

冯胜利搓着手：“没错，昨天那个主持人还说明天接着播出呢。你说是不是？”说着，他捅了老妈一下。老妈也正咬着手指头发呆呢：“好像是说过。”冯胜利急了：“什么叫好像，就是说了。电视台怎么说改就改？”

冯都不阴不阳地说：“你们保准是记错了，不信，你们给电视台打电话问问。”

冯胜利也够拧的，为了证实自己的记忆力，他当下就跑到街口的公共电话亭去了。不一会儿他就垂头丧气地回来了。老妈关切地问：“电视台的人怎么说？”

冯胜利有些匪夷所思地说：“电视台有个女的说，他们就没有播过这个节目，是咱们记错了。”说着冯胜利拿起遥控器，叮叮当当地拨了起来，转眼五个频道就转遍了，依然不见车匪路霸的影子。冯胜利颓然坐下：“真见了鬼了！”

肖红军笑道：“冯大哥，谁没有记错事的时候，你看，电视上说了，太平盛世，祖国处处有亲人。这回你放心吧？”

冯胜利咽了好几口唾沫，最后一口喷到了大门外：“晦气！邪了门了。”

一个月后，冯胜利听到些小道消息，消息的内容是某电视台播出了不该播出的节目，领导班子都给调整了。

几天后，冯都上路了。临走前，他特地去拜望了五大爷。五大爷开了家电器修理部，生意不错。他答应冯都，电视拉回来后可以在他那里卖。

三 南方之南

第二天，冯都跟着肖红军登上了去广州的火车。

当时北京西站还在策划中呢，所以肖红军他们还是在老北京站上的车。在车上，冯都紧张得有点哆嗦，他有个预感，安稳的日子一去不返，流浪生涯就要开始了！但这流浪的结果是什么？他不敢想，也不愿意想。一个小时后，火车轰鸣着开出了北京的地界，冯都已经不那么忐忑了。冯都是典型的北京孩子，对他来说三环路以外就是外地了。这次去海南，表面上他慷慨激昂的，心里一直在念叨：风萧萧兮，易水寒。

路上肖红军把一个顶顶重要的袋子交给冯都保管，袋子里是他们俩的全部家当。冯都就跟熬鹰似的，整整精神了两天，眼睛都熬蓝了皮包也不敢撒手。在他看来，走过的每一位乘客，脸上都挂着贼相。最后冯都眼睛周围的肌肉都麻木了，他不得不一个劲用手揉。

肖红军看出冯都有点紧张，他哈哈笑着说：“你瞧你那个样儿吧，让人一看就知道你身上带着不少钱呢。”说着，肖红军张着双臂打了个哈欠。冯都眼贼，一眼就看见肖红军腰里别着一把刀，刀把缠满了黑胶布，似乎用了很久。

冯都惊得咽了口唾沫：“二叔，你出门还带着家伙啊？”肖红军：“车匪路霸，电视里不是演了吗？咱们得多加几个小心。头天保证是播出了，第二天是停播了，明白不明白？”冯都说：“演演车匪路霸又怎么啦？”

肖红军嘿嘿笑了两声：“如果继续演下去就说明没事了，不让演，这里的事就多了！”

冯都想不明白，肖红军也懒得向他解释了。